

韓忠獻公遺事
豐敏公遺事
崔清獻公言行錄



韓忠獻公遺事

強至編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韓忠獻公遺事及其他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

韓忠獻公遺事

宋 羣牧判官朝奉郎尙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強 至編次

公自定武入爲樞密使。時仁宗嗣位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秉政。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卽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心。語日益深切。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二宗子嘗育宮中。公乘其意動。急叩之。謂二宗子。陛下必亦自能見其孰聰明。知否。可屬大計。仁宗以英宗爲言。公卽將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便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卽位之次日。疾作。不能視朝。慈壽攝政。疾每甚。卽獨召公。責曰。相公自看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甚。直視二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開陳。以爲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罷。謂慈壽曰。上疾須太后護視。若上猶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

內事皆在手。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搖於閹宦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覘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政。公每進對罷。卽歷陳前代母后之戒。懼位不可久居。必有禍。必嘗觀知之。后曰。婦人豈知觀史。慈壽色勃聲勵。前後以十數。他日復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相公乃如此。公乘機力陳。上前日出祈雨應。萬姓亦皆知上無恙。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既臨朝。公請加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公曰。慈壽也。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雞子之輕。英宗尙遲疑。富公在其旁。颺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卽遂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出入加儀衛焉。

人有以使永昭陵後公不退爲問者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二三。時在永昭。一日遣一近璫小封親札。諭英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曰。若言語無節。慈壽旣云未定疊。未定疊。人言何足恠。他日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曾公輩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旣使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旣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由此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旣無子。不得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僊。今上卽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

語請益堅。他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冢席以待。故除兩鎮。有袞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遂之相。復移雍。上使諭之。只候西帥回召。既而召見。琦是時已知不可爲。堅請還相。次改北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卽位。大王賀。允弼問皇子謂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皆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晡臨兩府立殿兩廡上垂簾。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視。不知所處。公獨投杖褰簾而入。見上乃疾作。非有他變。宮人壁後遁去。不敢前。公乃扶上呼左右翼入。時曾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也。

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遠權知變如此。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告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旣而卒無事。英宗卽政。公以其勇智不奇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落不完。補綴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算之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坐。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業。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

今上初卽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諭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莫與。旣見。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旣非天屬之親。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燒之。若泄。則讒間遂開。卒難以合。上唯唯。後二宮相歡。人莫能窺其跡。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陵。葬且有日。道路妄傳皇堂棟損。有司驚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鉤公旨。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爲之歎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旣到皇堂棟乃不損。

熙寧中。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也。

太宗眞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置于班瑞殿之壁。旣成。或請打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詩有衛霍爲鷹犬。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門。首獻焉。

有問公以郭達。衆人皆謂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專。須還他主人。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黥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爲中外所伏。一旦居此。議論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達。某之以郭達粗勝質。遂然之。旣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見誣。以引往年之廝役。又曰。此事唯趙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爲太躡等。當近下安排名目。遂有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王沂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爲朝廷用。自丞相當國。明公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己。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退語公曰。真宰相器。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未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耶。古人謂鵬鶚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

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介。以胡趙自處。其弊可知也。此可以見公出處大節之本。

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士風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也。

公嘗言眞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萊公也聞一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善惡事歸焉人之修身心誠意不可不慎公謂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爲賢宰相其品何如

公謂申公爲相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

公謂論性之極不可變君子慎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修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

公謂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如此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事爲非其一太祖時嘗惑一宮嬖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潛伺嬖方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後世法已溺之迺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

公執政。臺諫有言。訴不當理。或涉浮薄。害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以來言者。人謂公性根有仁義。

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籠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只可當一面才也。

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之事。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

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漕於後園。有一詩。一聯云。不差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事事尤著力。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松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

劉御藥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策上有金書字。悉上筆。餘三策。公卿多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畫策。謂獨未得公數字爲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惟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多者。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卽下矣。持吾說以觀劉氏之畫。其可逃乎哉。安陽恽叟病中題。

觀畫亦可觀人物也。諸公題皆論一時。公獨兼之。

有問彥升材品於公者。公曰。慙直而且忠於人。然過涉滅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之。爲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望。他時入用何如。公曰才偏規模小。問晦叔平日曰。今日迺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往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謂公待人誠。則皆誠。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耶。皆歎以爲不可及。公平日獎進人物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是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人謂太濫。其實胸中不啻黑白。在北門一屬官。小有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眞許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但愛任術。所爲不悖篤。大中其弊。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公論爲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爲難。計日計月而爲之者甚多矣。

公語小人害君子。如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公云。臨事若慮得是。當剴定腳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如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明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公請言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爲河北說得些衆人不敢道底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己。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

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

李清臣平日於公前多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降斥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乎。公之善喻人如此。

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溫然。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李師中爲布衣。父坐鎮戎退陣當斬。公馳至鎮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爲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會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爲兵。往應賊大擾。乞斬公以謝陝西。旣不行。後有疑公心執政有請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恕。然而師中終未之信。後擢爲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

公兄爲秦倅。孫元規爲司理。當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時不講。後公爲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帥。少責卽復。自此元規慊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常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乃韓厥之舉。若某當言責。亦不爲元規隱。此何待某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己心。後起廢爲慶帥。元規過闕。乃泣見公曰：汚真小人。公知汚。汚不知相公之德量也。

公與婁澈有舊。數到大名。干公。公待之厚。或以澈爲公言者。但曰。人材難全。

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日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白。能受其欺。賤官因事爭於前。每及己之誤。卽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己爲是。若稟事嘗訐觸。非而卻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日芥蒂置於心。亦惟是從之。

公因論退日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嘆曰。放上則易。放下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以任性。當臨事有所裁處。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家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公因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公言富公爲鄆倅。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曰。卽日當某位。富曰不敢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時難。公言仁廟御批。朕曰。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凡所議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今尙存也。

公在相。舉答詔文字與孫賁。賁謂臣不密則失身。莫且當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若顧之言。不可出口矣。

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公言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公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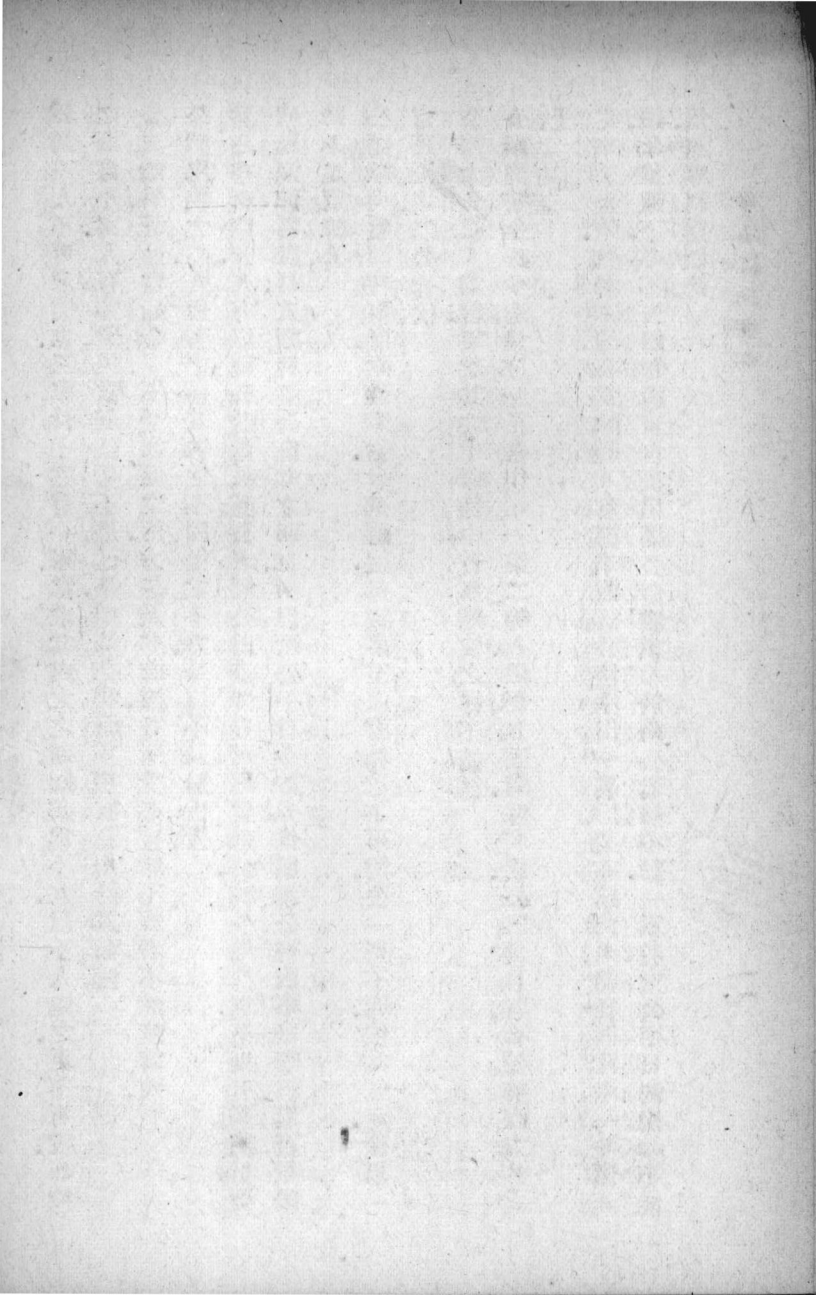
潞公在西京府。人有以魏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豈可以望韓公。韓公地位別。某則有些龜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也。所以歐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公。嘗因事發嘆曰。累百歐陽脩。不足望韓公。

公謂歐與曾同在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公謂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中做。性中若無。雖強之終不能從。

公謂劉家今雖少淹。異日反正當作第一第二等人。然更且固窮保名節。公曰。勇且習。石曼卿直方外之士。

定卒惡米陳執籌不請。公爲帥馳入倉。郡卒前訴。公懷中出一裹曰。某亦請此米。朝廷置此米一斗價八銀。今雖陳下。亦不失四銀。適皆自汝扇搖。公命戮數卒於前。公巍然不動。一軍股栗。公平日恂恂如不能爲。臨事制變如此。



豐清敏公遺事

李 朴 撰

豐清敏公遺事

本館據小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